

军旅题材难以打动人心
贴近生活方有优秀作品



(士兵突击)剧照

据新华社 “《士兵突击》播出10年了,这期间感觉很少再有超越它的作品。”“特种兵题材很热,但真正写进人心里去的不多。”在上海影视四季沙龙活动中,多名知名军旅导演、编剧和演员走进“南京路上好八连”营地,与战士共话影视创作。

2006年至2005年间,《突出重围》《DA师》《导弹旅长》等一批电视剧将镜头瞄准了演习中充满悬念的“红蓝对抗”,同时还生动演绎了军民鱼水深情,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到了2007年,兰晓龙编剧、康洪雷导演的《士兵突击》几乎影响了一代观众。“士兵效应”不仅加速了王宝强、段奕宏、张译、张国强等一批“硬汉”演员走向成熟,更让观众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点评

当年,已经年过40岁的沈西蒙,为了写出“好八连”的故事,背起背包去“好八连”当兵,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后,才有《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经典话剧及同名电影。

如今,随着影视剧制作技术的不断提升,一些军旅题材影视剧的画面更加炫酷,演员们也多是“帅哥靓女”,但是,特效多了,脸蛋好看多了,兵味却淡了,离真实军旅生活也越来越远。

要创作出好的军旅片,首先要贴近普通士兵,体验真实的军旅生活。好的作品能激励人和鼓舞人的,正如同20年前《红十字方队》热播,引发了军医大学的报考热一样。而今,我们依然需要优秀的军旅题材影视剧。

多地出现未成年人进网吧
行业转型不能仅局限游戏



据中国文化报 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营造暑期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本月初,文化部组织15个暗访抽查组,对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15个省(区)45个地市92个县(区)文化市场进行了暗访抽查,共抽查2789家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抽查中发现,个别上网服务场所接纳未成年人,部分上网服务场所吸烟现象较普遍,存在安全隐患。部分游戏游艺娱乐场所经营违规机型机种,部分出版物经营单位销售非法图书和音像制品,大部分艺术品经营单位未备案及未标明艺术品的作者、年代、尺寸、材料、保存状况和销售价格等信息。

点评

随着游戏产业从PC端向移动端转移,网吧所处的市场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数据显示,与2013年第二季度相比,2015年第二季度,PC端游戏在网络游戏市场的份额,从68.6%下降到49.3%,而移动端则从14.6%增加至33.1%。

作为网吧消费昔日的主力军,“80后”一代已到而立之年,他们可以在电影院里围观一下“奥格瑞姆”,但真要再下副本,恐怕一无时间二无精力了。而家用电脑的普及,也使得网吧的集体娱乐功能大于个人娱乐。

网吧的消费人群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90后”一代来说,他们的社交和娱乐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谈事情,桌子上摆的不是啤酒,而是咖啡和奶茶,集体聚会,也不再是围着圆桌吃饭,而是一起到桌游馆、轰趴馆、密室中游戏。

许多网吧也在转型,名义上改成了“网咖”,但只是多摆了一个冰柜。网吧需要转型成综合性的娱乐场所,集多种娱乐休闲功能于一身,方能适应当下市场需求。

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消费,网络直播如果仅靠迎合低俗聚拢人气和制造流量,注定无法走远——

网络直播:守住底线才有未来

本报记者 王瑜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消费倾向。近段时间以来,网络直播和“网红”成了热门词汇。

8月3日,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达3.25亿,占网民总体45.8%。而与网络直播异常火爆伴随的是,一股以“粗野低俗”为特征的“劣质”网络社交文化“暗流”正在侵蚀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底线,采访中,有社会文化学者向记者表示,要特别警惕以“网络直播”等新一轮快餐速食消费文化对文化价值伦理的深层次“破坏”。

为啥这么火?直接立体,内容丰富

今年7月,被称为国内第一“网红”的“papi酱”在八大网络平台同步直播,一个半小时吸引2000万人观看,收获打赏90万元。

最近两年,网络直播平台飞速发展,参与这一新兴网络社交文化的网民也直线上升。第三方数据调查机构艾媒咨询新近发布《2016年中国在线直播行业专题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近200家,其中网络直播市场规模约为90亿元,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达2亿人,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在线人数近400万,其中娱乐占比达50.2%。

与微博时代的文字和图片表达相比,这种基于社交关系或粉丝关系建立的动态视频

表达,更为直接立体,内容更为丰富,使得用户社交需求得到更有效的满足。媒体观察人郑笑冉认为,其既保持了传统广播电视灵活生动的表现形式,又兼具互联网按需获取的交互特点,同时因其快速、开放、共享、自由、可存储的特性,使得沟通和应用变得更加方便。

26岁的单身小伙周真强(化名)近来就迷上了网络直播,他称“主要是打发空虚时间”,“她们很热情,没架子,可以排遣寂寞”。不过他坦言,不太喜欢那些举止轻佻,爱讲脏话和抽烟的主播,不过这些能满足网友“猎奇心”,因此“更受欢迎”。他称身边好几个朋友喜欢看带有“猎奇”甚至“偷窥”内容的直播,原因很简单,就是“图个刺激”。

8月15日,记者通过国内市场份份额排名前两位的搜索引擎,选择访问10家最火爆网络直播平台,其中3家游戏直播平台,7家真人直播秀。比较7家真人直播秀平台首页置顶推荐发现,除了一家为男性外,另外6家清一色是“网红美女”。平台所表演的形式上,要么是“扮丑”,要么是唱歌以及聊天模式。直播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主播语言粗俗,脏话连篇。围观粉丝“弹幕”语言更是没有底线。尽管一些网红也在行使“禁言”权力,不停地将语言污秽者禁言,但“此消彼长”,很难禁止。

为何这么滥?资本“绑架”,推波助澜

正如文化教育学者郭穆所说,“网络直播传播低俗文化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民众对网络等新媒体文化的消费观念与传统文化价值伦理底限的冲突正在加剧。而与之伴随

的是网络直播平台靠‘粉丝经济’支撑打造出的简单盈利模式,正在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客观助推低俗文化泛滥。”

有资料显示,国内在线直播平台兴起于2013年,当年全国直播平台投资估算额为1.7亿元。此后直播平台投资和发展进入爆发期,到2015年达23.7亿元,增长率近300%。这样的市场份额和前景激励下,直播平台“雨后春笋”式生长。据公开数据,2016年5月起,平均每3个小时就有一款新直播软件上线。

这背后资本的进入更为汹涌。8月15日,斗鱼直播对外宣布获得15亿元C轮融资。尽管今年1月和4月,斗鱼直播平台曾因涉嫌色情表演受到监管部门责罚,但似乎并未影响其融资。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今,15家网络直播平台融资金额达10亿元。

资本的潮流并不能掩盖发展模式的单一。除游戏和体育直播类平台有相应业务收入,目前多数网络真人秀直播平台仍处于同质化竞争态势,盈利模式狭窄,导致网络主播为刷人气和用户频频造假。比如平台采用虚构观众人数、送“僵尸粉丝”等多种方法造假,在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一些数据造假行为甚至超出“常识”。去年9月,某平台直播一场电子竞技比赛时显示的在线观看人数竟超过13亿。

造假的背后,是资本正在“绑架”网络直播。郭穆对本报记者表示,过于功利化的投资导向和单一的盈利模式,使得网络直播平台游走在猎奇、审丑等传统文化价值伦理的底线边缘,这些会严重误导未成年人的文化价值观,须引起警惕。

近日,一位9岁小男孩给“萝莉”女主播刷了8万多元礼物。小男孩称只因女主播“很萝莉”,并在几万人中点名感谢他,他“特别自豪”,于是“一直给她刷礼物”。这并非个案。据某直播平台负责人称,近期就发生三起未成年主播为主播“打赏”事件,累计充值超过20万元。

持续怎么走?监管与自律,缺一不可

“网络直播平台实际上靠迎合大众低俗的窥私欲而聚拢人气和制造流量,本身是个伪命题,难以持续。这种不健康的文化价值观若成为一股‘潮流’,则应深刻反思资本和商业文化伦理导向。未来网络直播还是应以健康优质的内容和正能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真正赢得市场和资本的认可,毕竟好的内容才是王道。”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姜雪对此表示。

近日,公安部宣布从8月1日到10月底,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网络直播平台



专项整治工作。

采访中,不少网友表示,面对互联网直播平台火爆和从事直播人员井喷式增长,监管和自律缺一不可。

此前4月,新浪、百度、搜狐、爱奇艺、乐视、优酷、映客、花椒等20余家从事网络直播的企业负责人共同发布《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承诺从4月18日起,网络直播所有主播必须实名认证;对于播出涉政、涉枪、涉毒、涉暴、涉黄内容的主播,情节严重的将列入黑名单;审核人员对直播内容进行24小时实时监管。

映客网站之前曾有主播被列入处罚黑名单,为规范管理,其专门成立800人的监管队

伍,高峰时同时有300人在线审核,但每天因在直播中有低俗行为被罚款的仍约50人次,每天因直播中抽烟被处罚人数高达4000人次。该负责人表示,违规主播会视情节严重程度被处以4小时停播甚至永久停播。

公益法律文化专家姜宝认为,“监管到位不单指通过完善和贯彻法律以确保虚拟网络空间的基本文化价值导向,更要出台针对性的管理政策和明晰的惩罚机制。”

记者了解到,文化部拟出台加强网络表演管理政策,将建立违规网络直播平台和违规主播警示名单和黑名单制度,通过信用惩戒机制约束网络直播平台和主播的行为。

这或许也是一剂良方。

喧嚣落尽,终归平淡

期的体育题材影片中,独树一帜的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意识。

《狐狸猎手》虽然按照时间推进,表现了摔跤金牌选手马克·舒尔茨在百万富翁约翰·杜邦的“狐狸猎手”庄园里训练,备战首尔奥运会的故事。但是其核心却并非传统的励志故事,或者是运动员经历挫折后东山再起的“心灵鸡汤”,而是以冷静克制的纪录手法,用白描般的方式刻画了约翰、马克和戴夫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背后多层次的心理动机。马克在获得金牌后除了和训练场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以外,就是偶然给小学生讲述成功的故事。对比自己的教练,哥哥戴夫和谐的家庭生活,他的日常生活显得黯淡无趣,让他倍感失落。此时,百万富翁约翰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让他在狐狸猎手庄园里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渥条件。然而,约翰对培养奥运冠军的热情只是源于他对母亲看不

起自己的一种反抗。他的母亲认为摔跤运动并不符合家族高贵的出身,为了证明自己,约翰企图通过做运动员精神导师的方式寻求改变。

原本因为年幼时父母离婚而对哥哥极度依赖的马克找到了新的依赖对象,为了维持所谓的的朋友关系,他只得忍受约翰业余的训练而默不作声。这种并不牢固的关系在戴夫加入到训练营后迅速破裂并导致马克成绩下滑,而再次回到哥哥戴夫的保护之下。但是,三人关系的核心就是马克的竞争成绩,当约翰试图再二次影响戴夫时,却受到了家庭圆满的戴夫的拒绝。母亲死后,孤寡老人的约翰既没有培养出奥运冠军,也没有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他的计划一再破产,在嫉妒和愤恨的驱使下,他枪杀了戴夫,被警察拘捕并死在狱中。影片的结尾,马克不但全无奥运冠军的骄傲,最后甚至沦为地下竞技场里被商业操纵的摔跤手。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金钱荣

誉都可能褪色。奥运的光环并没有为马克带来幸福,他甚至丧失了自己的亲人和对职业本身的尊重和坚守。

运动员的成绩总会起起伏伏,曾深陷争议的菲尔普斯重出江湖,备受期待的宁泽涛却铩羽而归,奥运赛场上鲜花与掌声,同时也伴随着起落与沉浮。与《狐狸猎手》的悲剧相比,体育明星们也需要过正常的生活,体验常人都具有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奥运梦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超越自我,梦想是可贵的,但生活的真谛除了对梦想的执著,也需要脚踏实地生活。

电影里看奥运

歌剧《彝红》展现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美

苍桑质朴的彝语清唱、婉转悠扬的月琴弹奏……当这些凉山当地的民族元素呈现在舞台上,观众不仅感受到歌声美、故事美,更感受到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美。

8月17日、18日,原创民族歌剧《彝红》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彝红》正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非凡历史、诠释红色经典、弘扬主旋律的民族歌剧,这也是中国彝族文化艺术史上的第一部歌剧作品,融合展现了独特的彝族音乐艺术魅力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彝红》将传统的红色题材与当代舞台艺术结合在一起,借助凉山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让观众在与历史的天空对话的同时,又为剧中的人物命运而感动,在历史事件、戏剧冲突与民族风情的交织中获得了历史的认知和审美的愉悦。

中国民族歌剧的前辈郭兰英、乔佩娟等



民族歌剧《彝红》剧照